蜀山劍俠傳/228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二二八回　小住碧雲塘 歷劫丹砂談霞舉　獨探紅木嶺 沖霄劍氣化龍飛

下一回▶

其實紅髮老祖元神早已到了中樞法臺上，四外紅光一起，衆妖人已知乃師出陣，本該退去。二女稍遲一會兒發動，便不致殺傷多人。祇因衆妖徒見二女已喫圍困，一念輕敵，仍逞兇威。爲首數人，又各起貪心，見乃師沒有發令命退，妄想少時妖法發動，敵人必要昏迷倒地，便可奪取二女空中法寶。卻不知乃師已因二女護身法寶和飛劍厲害神奇，便照預計行事，也未必全能如願收功，在法臺上盤算制勝之策，忘令妖徒先行退下，等到發令，妖徒已多傷亡了。

英瓊見衆妖徒退得這樣快，一面收回法寶，方笑敵人無用，易靜卻看出妖徒中頗有能者，力尚未盡。退時衆聲叫囂中，隱聞一種嘯聲，由東南方出路一面傳來。雖爲四面鬼聲魅影所混，聽不甚真，但衆妖徒去勢太驟，妖人個個兇野，悍不畏死，決無如此容易，定是中樞號令無疑。料知禍已闖定，老怪行即出場，大難已發，方興未艾。且喜中樞法臺，必在東南嘯聲發處，可以徑直衝去，省事不少。易靜見英瓊面上有得意之色，忙警告道：「敵人並非真敗，瓊妹留意，且隨我往東南闖去。」語聲纔住，耳聽空中一聲斷喝，一陣陰風黑影飄過，眼前一花，上下四外頓成了一片血海。二女身在當中，雲幢以外滿是暗赤如火的光華，纔往前略一衝蕩，那血光越壓越緊，竟將雲幢滯住，不能再進。祇兩道劍光不曾收回，但也添了一些阻力，不再似前飛躍。這一驚真非同小可。

易靜忙令英瓊速將劍光招回開路，自己又取出牟尼散光丸發將出去，滿以爲可以震開十里方圓一片，再用二劍護住雲幢，加急前駛。每一遇阻，再發散光丸，至多費去五六粒。

祇要衝到中樞要地，破了主幡，仍可破空遁走。哪知這次功效大差，散光丸發出一聲雷震，光雨星飛，祇將前面血光震開了數十丈大一個血洞。前進沒有數十步，血光又復壓擁上來，依舊滯住。試用兩道劍光開路，也祇在血海中緩緩衝行前進。二女見狀，自是憂急。易靜方想主意，英瓊忽道：「白眉師祖所賜牟尼珠，持以通行火宅尚且不難，何況妖法，待我取出一試。祇是此寶尚須運用玄功，方能發揮威力。姊姊留神戒備，待我施爲。」

說時忽見對面血光分合飛舞中，現出紅髮老祖，赤身披髮，相貌比前越發獰惡。戟指二女大喝：「賤婢，殺我門人，少時擒到，叫你等化身成灰，永劫沉淪！」易靜知機，見紅髮老祖相貌未變，身卻矮了多半，心疑元神幻化。又見紅髮老祖話一說完，忽又隱去，越猜不妙。心想：「對方又非不知自己護身法寶和雙劍的神妙，就算被困在此，那血光也難近身，既然口出大言，必有暗算。」方在留神戒備，猛聽當空又是一聲尖銳的厲嘯，一隻形似大手的五條碧森森的暗影，正向雲幢上抓到。易靜知是敵人元神玄功變化，厲害非常，非是仇深恨重，強敵當前，立意一拼，決不出此，不由又驚又怒。正忙將法寶向上施爲，英瓊牟尼珠已發生妙用，栲栳大一團雪亮銀光由寶傘外飛出，迎着那五條暗綠影子，飛向雲幢之上懸住。流光四射，祥輝燦爛，四外血光雖仍未散，立即暗淡了許多。那綠影想似知道厲害，兩下裹還未接觸，便似電一樣縮退回去。易靜原是迫不得已，纔用法寶一拼，見狀大喜。那綠影忽又在前出現，來勢神速已極，纔一照面，便向兩道劍光抓去。

英瓊一心運用牟尼珠，不暇兼顧，紫郢劍先被抓走。還算易靜應變神速，阿難劍雖比紫郢劍稍差，但也是佛門異寶，再加易靜兩世修爲，功力比較要深得多，忙即收回，未被奪去。眼看一道紫虹，被五條綠影抓去，沒入血海深處。英瓊見狀，心中萬分痛借，連忙運用玄功回收，劍光似被極大力量吸住，竟收不轉。一時情急，便要飛出，仗牟尼珠前往拼命。易靜再三力阻，說：「此劍乃本門至寶，外人決難收用。老怪也是情急無賴，聊以遮羞，勉強運用元神收去。以此劍威力妙用而論，其勢不能長久把握，稍一疏神，決保不住，終於被你收回，心急甚麼？此時全身脫出要緊。」英瓊無奈，祇得含忿應諾。

忽聽四方異聲沸騰，宛如萬千天鼓齊鳴，往中央襲來。正不知敵人用甚毒惡妖法陷害，想仗牟尼珠之力衝出一條血弄，仍往中樞法臺殺去。紅髮老祖元神重又出現，怒喝：「

賤婢，急速束手就擒。你那佛門寶珠，保得上方，保不得下方。」話未說完，忽聽有人應聲喝道：「老怪物，不要臉！誰信你的鬼話？」跟着眼前一亮，由斜刺裏血海中，衝來一幢青瑩瑩的光華，宛如一副光網，中間裹住三人，癩姑居中，前見男女二童分立左右。手中各持一個形似風車的法寶，大纔數寸，連柄不過尺許，卻發出數十丈長的銀光，飆輪電馭，與楊瑾所用法華金輪大略相似。來路身後竟被衝開一條血弄，前面血光也被衝得波翻浪滾，盪漾起來，來勢更是神速異常。一到，癩姑便回頭說道：「瓊妹，快收寶珠，好聯合一起，取老怪物的性命。他說下面難防，我們不會由上面走麼？」

易靜見她說完，眼看地面，心中會意，知她定有脫身之策，必因寶珠在外，恐傷那男女二童法寶，不便會合一起，忙令英瓊將牟尼珠速急收回。英瓊將手一招，珠光纔落，男女二童手指處，那光網倏地展大，將易、李二人連雲幢一起裹住，合在一起。同時癩姑又向紅髮老祖發話道：「你那中樞法臺已喫我這兩個朋友破去，此事不能怨我三人，我們暫且失陪了。易姊姊且不要動，待我施爲。」說時遲，那時快，紅髮老祖原認二女爲網中之魚，也和妖徒一樣，見寶起意，欲以全力發揮妖陣兇威，強逼二女獻寶贖命，下手不猛。正在發話恫嚇，忽見青光飛來，衝行血海之中，如無其事，心中奇怪。定睛一看，竟有兩個對頭在內，爲首一個小癩尼姑還未見過，大喫一驚。情知不妙，忙即行法催動妖陣。敵人應變特快，晃眼即合，竟不俟妖法發動。癩姑口說着話，由男女二童各持手中光輪，分指上下，自己把手一揮，便縱遁光向上飛起。紅髮老祖看那意思，是想衝破上空遁去，還當敵人自投羅網，正合心意。剛手一指，待要加緊施爲，不料敵人聲東擊西，明裏故意上昇，暗中卻準備施展那威力劇烈的法寶。癩姑率衆上昇時，四外血光越發厚密，雖有光輪開路，也沒有來時神速。易靜料有用意，示意英瓊勿動，自運玄功，準備相機相助。英瓊見狀，已經省悟。衆人剛飛昇了二三十丈，男女二童倏地左手朝紅髮老祖一揚，立有一片青光，箭雨一般朝前射出。紅髮老祖滿面怒容，咬牙切齒，剛縱元神避開，雨光箭雨也似，連珠霹靂紛紛爆發。同時癩姑手指處，發下一團金光，直落地上，一聲大震，地面禁制便被震破，裂開一個深穴。二幼童光輪也齊向下指，衝得腳底血光四散。癩姑忽把手一揮，遁光往下一沉，改升爲降，五人一同奮力衝下。紅髮老祖被青光驚退出去，又見敵人向上飛衝，所有法力全加在上空，急切間萬沒想到會有此事。等到回身追來，敵人已比電還疾，由地穴中遁去，攔阻無及了。

癩姑率領衆人降到地穴深處，回手向上一揚，先用法力將地穴封閉。然後行法。一面開出兩條歧路，以爲疑兵之計；一面加緊飛駛。易靜雖是行家，見她隨手指處，無論山石泥土，水火煤鐵，全都紛如雪崩，現出一條孔道。飛遁那等迅速，竟無阻滯，自愧弗如，好生讚佩。英瓊見紅髮老祖不曾追來，便問癩姑經過。癩姑答道：「話長着呢。谷口還

有妖人所約黨羽埋伏在彼，雖然不在話下，到底惹厭，我們必須趕到這兩位道友仙居前面，方能出土。且等少時，到了再說罷。」說罷，加緊前駛。

約有半個多時辰，癩姑笑問二童：「我們已行有四百餘里，算計快到了，你倆看是到了不是？不要走過了頭，岔向別處。」女的一個聞言，便從腰間取出一面小鏡，呵了一口氣，朝上注視了一會兒，笑道：「還有二十多里路程，已然入了我們禁地，此時出土也可。」癩姑含笑點頭，將手一搓，往上一揚，一聲雷震，頭上石土便自爆裂，向上飛起。衆人也跟着由沙石驚飛中飛身直上，晃眼便出地面，見了天光，現出一片清明境界。衆人見那地方乃萬山中的一片盆地，約有三二十里方圓，四面俱是連崖疊嶂，環拱若城，高可排天，內外隔絕，無路可通。靠着北方是一月牙形的大湖，湖水漣漣，清澈見底，把全境佔了多半去。下餘地面上，喬木清森，疏林掩映。不時發現虎、豹、獅、象等猛獸三五成羣，遊行往來，見人不驚，甚是馴善。湖岸寬廣，一邊是水，一邊盡是粗若盆盎的修竹，碧森森干霄拂雲，蒼翠欲滴，映得人面皆青。對湖危崖千仞，壁立水上，中間獨有一處，宛如用神工鬼斧，自頂下削，雕琢出數十丈大小一片平地，看似石崖，上面卻疏落落種着二三十株蒼松翠柏。端的水木清華，景物幽絕。

這時癩姑已將出土地穴行法掩沒，復了原狀，一同走向湖邊。女童笑道：「嘉客初來，莫非還要請人家自己先飛過去麼？」男童笑道：「妹子又想班門弄斧了。」女童道：「嘉客光臨，我不敢勞她們雲步，接渡過去乃是敬意，怎說班門弄斧？癩姊姊的同門姊妹，和我們還不是自家人一樣，難道還會見笑不成？」易靜正測不透男女二童來歷家數，以前又從未聽人說過，巴不得她再賣弄，笑道：「癩師妹的好友，自非外人，道友請行法吧。」女童道：「諸位姊姊莫笑，妹子獻醜了。」說罷，手朝崖一揚，匹練也似飛起一道白光，拋向對崖，晃眼化作一道極壯麗的白玉長橋，由湖邊起直達對面崖腰之上。

易靜看出這是旁門中的飛虹過渡之法。暗忖：「旁門之中也有這等人物，看年紀又不大，不知師長是誰？癩姑怎會與她相識？」心中好生驚異。方在尋思，二童已舉手肅客，同往橋上走去，剛一離岸，身後一段便隨着人走過處收縮起來。一童當先引導，相隔衆人約有丈許，走得甚快。易、李二人方笑二童稚氣，身是主人，怎不陪客同行，心急則甚？忽見一童走着走着，手似捏有靈訣，不時向前、左、右三面比劃連指。定睛一看，每指一處，必有一片光雲明滅飛散，同時天空便有大小靈旗隱現。易靜再定睛一看，原來由湖岸起直達對崖，湖水上空竟埋伏得有道家極厲害的禁制十二都天九宮神煞。這二人年紀不大，隱居在這類邊山荒僻之區，有誰向他們尋仇，何用如此嚴密防備？尤可怪是所學頗雜，既精通旁門法術，又習有玄門正宗降魔大法，並還是最高的法術，心中好生不

解。一會兒將湖過完，到了對崖。那座虹橋隨過隨收，衆人登岸，也已收完，投入女童衣袖之中。二童到了崖上，重又禹步行法，同向來路比劃。忽然雲光雜沓，佈滿湖面，甚麼也看不見。二童再舉手一揖，數十面靈旗在雲影煙光中閃了兩閃，一齊隱去，全境忽又出現。

二童行法停當，重又揖客前行，穿過鬆林，到了盡頭崖洞，二童引了衆人，由一極高大平壑的石門走進。這洞府又高又大，共分前後三層，約有十餘間大小石室，到處通明雪亮。所有牆壁門戶竟和新建立的凝碧五府相似，無一不是平整圓滑，嚴絲合縫。便人工雕琢，也無如此整齊修潔。與尋常所見山洞，大不相同。估量這崖原是片整崖，通體實質，由內洞到外面石坪俱由主人用法力驅遣六丁，就崖腰先挖出一片廣坪，再就盡頭處開一石門，往內挖進，把一座實質的石崖，硬雕琢出這麼廣大宏敞的一座仙府。法力固非尋常，心思尤爲靈巧細密。二人暗中正在讚佩，二童已引進內層左邊丹室以內。室中陳設用具，更比別室所見精巧古雅，但多石製。全室大約五丈，比較別室小些，除丹爐、藥竈、几案陳設以外，當中祇設有一個圓形石榻。未入門以前，女童當先跑往別室，運來三個石鼓，放於榻前，請衆落座。笑向易、李二人道：「此是小妹平日修道煉丹之室。愚兄妹避仇居此纔十餘年，這裏又本無洞穴可以棲身，暫時沒有適當地方，祇得在崖腰上現開一洞居住，一切均屬草創，荒僻簡陋，日常又無賓客枉臨，所以室中連個坐處都沒有，易、李二位姊姊不要見笑吧。」

易靜聽她祇和自己及英瓊客套，對於癩姑神情親切，極似故交好友異地重逢。再聽那語意，分明他兄妹自身便是山主，並無師長在此，又有避地之言，年紀雖輕，口氣卻老，又不似道家元嬰煉成，忍不住問道：「二位道友道法高深，令人敬佩。適纔蒙鼎力相助，得以出險，地行匆遽，尚未及致謝請教呢。」說罷，便和英瓊起立，爲禮相謝。二童俱謙遜道：「如非癩姊姊主持指點，休說難效綿薄，連兄妹多年強忍的這口惡氣，也沒法出呢。區區隨行微勞，又是自家人，二位姊姊何客氣乃爾。」易靜正要接口請問二童姓名來歷，癩姑已笑嘻嘻先向四人說道：「你們怎麼俗套起來？易師姊和瓊妹爲人來歷，適在老怪山中已然抽暇說了。他兩個的姓名來歷，易師姊和瓊妹等還不知道。看他兩個年紀這麼輕，能有這等法力，又是正邪兩途都有門道，必定覺着奇怪。有些話，你們不好意思問，他兩個也未肯盡情說出，還是等我說吧。」女童笑道：「癩姊姊，我們一別三十年，這張快嘴仍和從前一樣。少說兩句，莫要我們丟人吧。」癩姑道：「這有甚麼不能告人的事？休看易姊姊見多識廣，似你兩個這等異人，我便全說出來，祇恐也未必知道呢。」二童微笑不語。易靜笑道：「我本莫測高深，師妹說吧。」癩姑遂把二童來歷說出，易、李二人好生驚喜。

原來二童一名方瑛，一名元皓，俱是童身。未出家以前，便是志同道合的好友，自幼好道。二十多歲上，正是明季逆閹柄權，天啓昏庸。二人灰心世事，無志進取，一同商議棄家學道。千里裹糧，到處尋訪仙人未遇，後又分途尋訪。二人一同向天立誓，誰先成道，便來度另一人。方瑛心志最爲堅決，終於尋到西崆峒廣成子舊居仙府，得到一部道書玉葉金簡，上面盡是漆書古篆，一字不識。仗着她向道精誠，以前流轉各地名山勝域，遇見過幾個做下乘功夫的煉氣之士，因非意想中的仙師，未曾拜門，卻學會了些服氣辟穀，以及山行防禦虎狼蛇蟲等小術。又練過一二十年的武功，多年跋涉，精力強健。說文篆引，讀書時也曾研究，便在洞中住下。早晚兩次朝天虔誠跪拜，口稱廣成子的法號，通誠求告，請示玄機。一面照以前所學吐納之術，打坐修煉。除採辦山糧外，輕易不出洞門一步。如是者三四年。那道書共祇五十四片玉葉，七章金簡。古篆而外，還有好些符籙在上。因常觀玩，年月一久，方瑛全都默記下來。又以本通小學，有些古篆已漸解悟，祇不過有的祇識大意，有的詞意祕奧，字雖認得，尚難索解，心中拿它不定，不敢嘗試演習。這日黎明起身，照例對書跪祝之後，將書藏起，出洞閒眺。想起好友元皓，久別無音，好生懸念。自己每去一地，必然設法留話或是字迹，告以所去之地，人在西崆峒，不會不知。如已成道，或遇仙師，定必尋來。如今音信杳無，可知尚無遇合。自己枉在此洞得到這部天書，偏是古篆難解。如說無福，到手之時，又有佳兆。先是寶光上騰，引來此洞，好些靈異之迹。得時又似有人在耳邊警告，此山精光上燭霄漢，祇在東偏石室藏看無妨。將書出洞，或往別室觀看，均不免有奇禍。方瑛爲此，苦志虔求拜觀，以爲精誠所至，金石爲開，終可感動仙靈下降。歷時將近四年，毫未鬆懈，全書符籙早已默記在心，終無感應。日前好似無師自通，解悟出一些字義符籙用法，仍是不會照符演習。因有一次閒中無聊，偶然照本閒畫，纔畫沒幾筆，忽然山搖地震，全洞似欲崩裂，人也被震暈過去。由此膽寒，在無人指教盡行通解以前，不敢妄動。前晚無意之中，又解出了多半章，照那詞意，有「風雷辟魔」字樣，與前半似乎是指修煉靜功之法不同。昨日幾次想出洞外擇地演習，恐蹈前轍，欲行又止。似此歲月悠悠，人將老大，萬一終不領悟，老死空山，豈不冤枉？想了想，覺着書上古篆，除符籙外，相同的字十居二三，現時不識的字祇佔全書十之一二。祇要試出一兩頁，再加苦思，或可以觸類旁通。長此膽小畏難，終無解悟之日。方瑛自問生平無過，向道又如此堅誠，定蒙仙佛憐鑒。命中如該成仙，決不致爲此慘死。如若無緣，這類古仙人所遺留的道書，也到不了自己的手內。越想越對，正打算壯着膽子，走往遠處一試，以免有甚風雷地震之異，災及洞府，無處棲身，還將道書失去。忽見陰霾滿山，腥風大作，由側面嶺頭上橫襲過來。

方瑛居山年久，知道嶺那面泥壑中，藏有一條毒蟒，每年春夏之交，必要率領族類遊行

山陰一帶，並去山陽曬鱗，吞食野獸。山中另有一種形似野牛的猛獸，牙利如鋸，角銳如矛，碗口粗的巨竹，合抱不交的大樹，犯起性來，一咬立折，一觸便斷。性又合羣，這時成千成百，漫山蓋野，黑壓壓一大片。專與大蟒惡鬥，因那爲首大蟒長大凶毒，結局自佔上風。可是野牛數多，兇猛力大，又不怕死，丈許長的蛇蟒，張口一咬便成兩段。縱躍又極靈快矯捷，有時連爲首大蟒也受了傷。盡管喫大蟒長尾打肉成餅，或被咬死吞噬，極少自行敗退，一味地拼死兇鬥。初鬥時，蛇獸紛紛，互有傷亡。直到大蟒吞食了太多，爲獸血所醉，勢衰體倦，不願再鬥，自率子孫先自掉頭，收勢迴轉，其去如風。牛羣分明追不上，依然不肯甘休，一直追到嶺下纔罷。雙方以嶺爲界，成了世仇，每年必要惡鬥幾次，已然見慣。當年想因天暖草長，故此提前了半月。雙方一去一來，距離洞前不遠，塵沙蔽空，風雲變色，聲勢至爲驚人。先是老遠便有腥風捲到。接着便是宛如數萬道大小匹練，滿山拋擲，起伏如浪，迅速已極，眨眼便在洞前草地上橫躥過去。最後纔是那條大蟒，長近十丈，頭比水桶還粗，走起來蟒首高昂起一兩丈，身子不動，巨吻開張，一條六七寸寬、三四尺長如意鉤似的血紅信子，宛如火焰，吞吐不休，比箭還疾。由地面上滑過之處，草木立即焦黑枯死。對方野牛不等到達便發出怒吼，列陣相待，甚或迎上前來，就在洞前草地上惡鬥，原是當地奇觀。

方瑛每次都藏伏洞中偷看。如在遠處廝殺，恐有疏失，所習小術不能自保，便不敢去。等蟒鬥倦歸途，羣牛追殺，看個後尾。那洞府同現在易、李二人所見洞府一樣，也是危崖壁立，有一大洞。祇是形勢天然生就，不是人爲，洞府又多着一片崩石積成的山坡，可以直達洞門罷了。初見到這類惡鬥，也極膽怯。後見山中那麼多蛇獸，從無入洞窺伺侵犯之事，固然由於地較險峻，怎會連蛇也不進？三年過去，均是如此。以爲仙靈窟宅，蛇獸不敢近前，祇在洞旁遙觀，便無妨害。心中一定，膽子越大，去年看時，竟立洞前觀鬥，並未似前隱藏。這次自然格外放心，奇事難逢，便暫停試法，閒立旁觀。哪知這些野牛勢子越盛，腥風剛起，蛇還未現，便聽右面山坡後廣原中羣牛齊聲怒吼，聲震山野。等衆蛇蟒由左側飛來，右側黃塵滾滾，突起數十丈，牛羣何止千數，已似旋風一般，狼奔豕突，猛衝迎敵上來。萬蹄奔踏，震得山鳴地動，比前見數次更加猛烈，數目加多了好些。地點恰在洞前草地對面，相隔不足一里，看得甚真。由早起鬥到黃昏，雙方均是屍橫遍野，腥血狼藉。爲首大蟒也不知咬死帶鞭殺了多少野牛，方始興盡神疲，率領數百條殘餘族類退了回去。照例野牛必追，除負傷的蛇偶然落後遭殃，爲羣牛所斃外，極少追上。追到嶺前，也必回頭。可是牛羣傷亡太重，蓄怒如狂，歸時又勢絕猛惡，無論生物樹木，被它埋頭亂衝過去，立即斷折飛舞，萬無倖存之理。

方瑛正看得有興頭上，因牛羣聲勢太猛，竟將上面一片崖石震裂了一角，崩塌下來，野

牛被打中，死傷了好幾十隻。方瑛這次立處又往外了些，極易發現。爲首老牛擡頭一看，瞥見有人在上，認作發石打它的仇人，一聲怒吼，便朝洞前衝來。後面千百野牛，聞聲回首，一齊掉頭回身，怒吼如雷，相繼衝上。方瑛見狀大驚，忙往洞中退入，仗着那洞以前經人封閉，早被山石堵塞，極爲堅固，祇門旁有一小穴，僅供一人側身俯行而入。初來無伴，存有戒心，爲防蛇虎侵入，覺着洞門小些謹慎，遇變時較易防堵，始終沒有開大，此時恰好用上。一面退進，移石堵塞；一面照着前習禦戰之法，放出幻火鬼兵。誰知全無用處，牛羣仍是猛攻上來，尚幸當中有二三凹處，那牛向上埋頭猛衝，沒看清出入小洞，前人堵塞甚固，急切間未被攻入。牛頭撞在壁上，聲巨且猛，不一會兒，洞壁便自搖撼欲墜。方瑛情知一被衝進，立成肉泥，一時情急，忽然想到適纔想試的符籙。驚惶無計中，不暇再計利害安危。心想：「反正不免於難，姑且一試。」立時觸動靈機，照頭兩章大意，先把氣息調勻，澄神默唸，手朝洞外，一口氣把所記的符畫完。恰又無心巧合，那洞門積石本已快要向內沖塌，方瑛剛畫完符，忽然山崩地裂，霹靂連聲，火光一亮，整堆巨石一齊朝外飛舞而出，面前立現天光，洞門大開。驚悸忘魂中，看見千百羣牛，隨着大片雷火烈焰，無數崩裂的洞石，黑浪也似翻滾而下，滿山坡雷火橫飛，雖然工夫不大，野牛也死了三四百隻。那些在後未死的，因是簇擁在一起，差不多都被火燒石擊，各自負傷，互相踐踏衝突，四下亂竄。地上塵土激起數十丈高下，半晌不住。方瑛見法已驗，又驚又喜，不願多事殺戮，也未再往下施爲。眼看牛羣逃盡，便忙回洞，向書跪謝，重又通誠祝告。

第二日，又拿毒蟒試法。爲防萬一，先尋一險密之地藏起，等它過去，再由後面施爲。因是忿它兇毒，更恐其通靈反噬，接連畫符，竟似一符一雷，靈效非常，隨心所指，無遠弗屆。這一喜，真非同小可。由此推詳領悟，觸類旁通，又勤習了兩年。前卷坐功，早就悟出勤習，與日俱進。這日子夜，忽然由靜生明，豁然貫通，悟徹玄機。再加功勤習，不消年餘，盡得全書祕奧，具有驚人法力。

正要出山探尋良友蹤跡，元皓忽然尋來。一問經過，纔知也得了一位散仙傳授。那散仙雖是旁門，人卻正直。自稱生平共祇做過一件惡事，還是迫於不得已，爲此還做了許多功德，以爲贖罪之意。祇是性情古怪，自從見面，便被帶往東溟海邊一個濱海荒島之上，歷時五年，祇管每年兩次按時前來傳授道法，卻不肯收爲門徒，也不肯說出名姓來歷。每次設詞探問，請求拜師，必遭怒斥。元皓也曾虔心跪求，繼之以位，仍堅執不允。再說多了，便要翻臉。至今測不出是甚麼來歷用意。每次來時裝束又不一樣，所以近年成道，屢向人打聽，也無一知曉。上月散仙又來島上，言說還有三日，便要緣盡，不如留此未盡三日，爲他年相見之地。隨賜幾件法寶。又說方瑛在此得了古仙人所留道書，令

來相晤同修，互有補益，並囑把那道書仍埋原處，不可帶走。說罷自去。因此纔尋來，良友重逢，又各有了仙緣遇合，俱都欣慰非常。

那散仙所傳法術，甚是神妙。二人便在洞中互相傳授，各把對方所學，一齊學會。因二人所居洞府偏近山陰一帶，景物荒寒，洞又殘破不堪，方瑛居久，習與相安，還不覺得難耐。元皓前居小島，風景清幽，海天萬里，波瀾壯闊，朝暉夕陰，氣象萬千，忽然來到這等荒寒僻陋之鄉，老大不慣，立主遷居。說海內名山勝域甚多，何必居此？山陽雖有幾處靈境，近日往探，早在方瑛未來以前，便有了主人，多半是法力頗高，不是易與。又看出彼此道路也各不同，即便勉強尋到一個較好的所在，日子一久，恐也難於相處。既是風馬牛不相及，對方在此多年，住得好好的，何苦結仇生事？還是另尋洞天福地棲身爲上。方瑛也並非不想移居，一則那洞是自己發祥之地，下過多年苦功纔到今日，心中有些依戀；再則那道書後頁偈語，也有和散仙語氣相似的。大意是此書每四百九十年度一有緣之士。得書的人精習之後，必須將它埋藏在原發現的石穴之內，外用法術封禁。如不遵從，一帶出洞外，書便化去，取書的人也還有奇禍。自己雖將全書記熟，並已解悟，到底日夕相對的天府祕籍，平日珍如性命，一旦埋入地底，永不再見，也是有些難捨。

方瑛正在躊躇遷延，不料元皓因往山陽尋找修真之所，無意中驚動了一個異派中的能手，命兩個門徒跟蹤尋來。兩門徒發覺方、元二人隱居在廣成子故居廢洞以內，回去告知乃師。因洞中玉葉仙籍夙有傳聞，每值月黑星昏，有人空中路過，往往遙見寶氣上透雲霄。等跟蹤入洞查看，卻怎麼也尋找不到線索。再升空有心查看，便不再現。由古迄今，也不知有過多少人來洞中發掘守候，也沒見有人到手。可是洞中居住的人，總是凶多吉少，不是無端遭害，便是有仇人尋來，爭殺時起。迭經殘破之餘，當地又不時發生地震，洞壁倒塌，碎石縱橫，幾非人所能居。祇宋末有人來洞住了十年，忽然道成仙去，並用石塊將洞堵塞，在洞外留下偈語，詞意甚晦，祇有幾句是勸後來人不必再爲仙籍徒勞，枉自白送性命。山陽靈境甚多，各有修道之士隱居，差不多以前俱曾訪過此洞遺蹟，見到壁上留的偈語，俱料道書已被前人取走，所以留此字迹。當地又極荒僻，雖祇一山之隔，但長年無人涉足。那異派又比衆機智，心想：「書既取走，洞中遺書寶氣上燭又出傳聞，如恐後人徒勞，盡可明言，何必又將洞門堵死禁閉？偈語後兩句並有入洞白送性命等恐嚇之言。」始終疑心洞中不有珍物埋藏，也必有別的靈異之迹。

偏巧這一日山中大雨，正由山外飛回，遙見後山寶光上騰，與雷電爭輝。定睛一看，正是廣成子故洞發出。立即回洞帶了門人，趕往一看，壁間朱篆偈語，已然不見。先料洞

中還有禁制，自恃法力，在洞側攻穿一個小穴。鑽進一看，古洞荒涼，並無一毫靈蹟。師徒合力，在洞中用盡心力，連發掘了數十日，前後七次，祇差把全洞倒翻，結果甚麼也未找到，白把那洞毀了個殘破不堪。那寶氣從此便沒再見。一晃多年，不曾再往。哪知此舉白給後來的開了一個出入門戶，否則洞門早經前人堵塞，禁法未破，方瑛如何得進？這時聽二童說起洞中還有兩個修士，法力似還不弱，猛憶前事，知此洞徒有仙靈窟宅之名，實則一無可取。如是常人，還可說是動於傳說，求道心切，不畏艱苦。這兩人均有法力，肯在洞中久居，必有緣故。自己不合疏忽，自從那年破洞發掘，幾次徒勞之後，便未再留意。可是那年遺留的偈語，便在發掘那一夜忽然隱去。也許那道書已爲這兩人所得，正在洞中修煉都不一定。那異派立起貪心，前往窺伺。到時正遇方、元二人在洞外閒眺，借故向前問訊。

此時方、元二人法力高強，遠非昔比。見他突如其來，一望而知不是端人。元皓日前往山南訪求居處，又在暗中窺探過他，料知不懷好意，便和方瑛使了個眼色。方瑛人最持重，自以無師之學，不肯輕易樹敵。一面虛與周旋，一面互使法力暗鬥，表面仍是謙和，不與破臉。那異派盤問不出實況，又覺出對方不好欺凌，說了兩句負氣的話，忿忿而去。依了元皓，等他再來，便要破臉爲敵。方瑛力說：「我們纔初得道，這廝修爲年久，法力深淺難知。聽那口氣，山陽人數頗多，俱爲同黨，彼衆我寡，抵禦不住。賢弟與我本有移居之志，乘機遠避，另覓洞府清修，豈不省事？與這類妖道慪閒氣則甚？」隨回洞內，將玉葉道書藏埋封禁，強勸元皓起身。元皓因那異派狂傲，行時又隱隱示意恐嚇，氣終未出。斷定是爲洞中道書而來，日內必還來洞窺伺侵擾，便在洞中故佈了兩處疑陣，中藏厲害埋伏。並在洞中留下一封告誡來人的信，表面是說主人暫時有事他往，居室門外設有禁制，無論何人不得擅入，以免傷害。心料妖道見信，不甘受激，又疑心道書藏在室內，必定強入，卻不知內中禁制有明有暗，變化無窮，虛實相生。除精通此法，可以無事；否則，非受重創不可。方瑛攔阻不住，祇得聽之。二人走後，妖道師徒便帶了法寶、妖幡，大舉尋上門來，見書大怒。又聽二人因怕他已逃走，衝將進去，行法破禁，誤陷埋伏，果然上當，受創而去不提。

方、元二人由此遍遊宇內名山，打算擇一安身修煉之所。洞府還未尋到，對頭已經約了幾個前輩能手，到處尋找二人報仇。雙方相遇深山之中，苦鬥了七日夜，結果二人雖然勉強佔了一點上風，可是由此糾纏不清，仇人越引越多，幾無寧日。二人道書雖已解悟，那正經修煉之功，相差尚遠。又以連與仇人苦鬥，自覺法力還差，如非元皓諸寶神奇，幾遭不測。越想越覺功力不濟，決意另覓隱僻之處，匿迹潛修，等到法力精進，到了火候，再和仇敵一見高下。因想中土名山易被妖人追蹤，而雲貴邊境頗多山水佳處，於是

便往滇邊一帶邊山中尋找。這日行至貴州境內，正值三四月天氣，偶然經過一個山村，看見花樹成林，宛如錦霞，尤以榴花爲盛，繁紅照眼，都如碗大。路旁花林內，恰有酒旗飄蕩。二人修道纔十餘年，本未斷絕煙火，見那蠻煙瘴雨之鄉，竟有這等山明水秀所在，一時乘興前往沽飲。當地原是寨圩，那酒家設在半山坡上花林旁邊，三間竹屋，倒也明敞。後窗外面還對着一條山路。

二人飲到半酣，忽聽窗外哭喊之聲。過去一看，瞥見一大片紅雲向空飛起，雲中裹着一個半身赤裸的山人，手上挾着一個少女，正在哭喊掙扎。因值圩集，山路往來的山人甚多，內有一個貨郎打扮的漢人也在望空哭喊，山人面上俱帶驚懼之色。二人料是妖人用邪法擄劫漢人婦女，不由動了義憤，恐迫不上，也沒細問，便飛身追去。那妖人法力有限，又攝了一個凡人，一會兒便被追到地頭，先後落下。那地方是一山洞，妖人還有幾個同黨，平日兇橫已慣，見人追來，自是暴怒，羣起迎敵。結果妖人紛紛負傷遁去，那少女被救了回來。女父名叫周老，自是感激萬分。可是全寨圩人卻發了急，苦苦哀求，要二人留住，宛如大禍將至。一問底細，纔知那妖人俱是紅髮老祖門下，先不在此，近年纔在附近山中來往，自稱奉了教祖之命，來此收徒傳道。來時大顯靈蹟，當地本有蛇虎之害，俱被二人用法力除去，又能呼風喚雨，驅役神鬼，遠近各寨圩山民，俱把他們奉若天神。祇是脾氣不好，又貪財，又好色，時向山人討要酒肉、金銀、布帛供奉，稍一違忤，立遭殺身之禍。每遇各寨圩集，往往突自空中飛落，看見有姿色的婦人，立即強攝了去。山人信奉鬼神，先還當是神人看中他的妻女，必有福降，還甚歡喜。隔不了一二日，所攝婦女相繼放回，一個個全成了病鬼，面黃肌瘦，不成人形。有那氣弱的，到家不久便即身死。一問經過，纔知妖人竟是在此暗立洞府，背師作惡。洞中時常替換往來，攝了婦女前去，祇是更番淫樂，直到對方精枯髓絕，方始放回。所說教祖所居，遠在滇黔極邊深山之中，相隔尚有三千多里。聽那口氣，妖人來此爲惡，乃是同門互相瞞哄，教祖並不知道。

山人見回來的婦女異口同聲如此說法，方始覺出受害，無如妖法厲害，空自又恨又怕，無可奈何。祇得遇到圩集，把青年婦女藏起，別的仍是予取予求，聽憑誅索。哪知兇蠻更妙，過了些日，先用妖法示威，把山人嚇了個夠。然後傳知，每隔半月獻上四名山女和牛酒布帛應用各物，供他淫樂。各寨按時輪值，不許遲誤；否則便降奇禍，將違命山民全數殺死。寨民無法，又祇得應諾下來。由此起按時送了婦女前往，等第二撥送去，再把前送山女帶回，於是成了慣例。土蠻愚魯，又極信畏鬼神，好在寨圩甚多，每隔年餘纔輪到一回。去的山女因受蹂躪日淺，回時祇是虛弱，多半仍可復原，死者甚少。

日子一久，漸漸習與相安，視若故常。自獻女起，妖人日常祇在所居洞中享受，輕易不來圩集上走動。就來，也祇強索財貨食用，也不再攝婦女。這日，許是看見周女美貌，動了淫心，又施故技。不料遇見兩個大對頭，喫了大虧。當地山人知他決不甘休，惟恐方、元二人走後，妖人前來問罪要人，心膽懸懸，又不敢把二人怎樣，不住環跪哭求，堅不放行。

方、元二人知道妖人必已逃遠，不會再來。無如山人心實，不聽勸說。方、元二人見他們哭訴可憐，又不知對頭厲害，以爲妖人既是背師爲惡，可見乃師人尚不惡，何不尋上門去，責以正義，令其約束徒衆，不許再犯。聽勸便罷，不然便連他師徒一齊除去，免留害人。二人主意想定，假說自己便是紅髮老祖好友，受他之託，來此懲治惡徒，妖人已然膽寒，不會再來。山人仍是半信半疑，但又不敢攔阻他們，祇是一味哀求。周老父女也相隨跪求。二人也恐就在走後這一二日中，妖人來尋周老和山人晦氣，勉強留住了兩日，妖人未來。當地寨主又令兩個膽大一點的山人，去往所踞洞穴窺探，除發現幾具漢裝女屍和一些強索去的酒食財貨外，並無一人。方始相信放心，對二人愈發感激，又以好意留住，二人自是不允。情知妖蠻兇橫，復仇心重，決無善罷，行時又教給衆人和周老一套話，並將周女藏起半年，傳言作爲二人也是見色生心，由妖人手裏將人劫走，到手以後並未送回，衆人祇知二人路過撞見，忽然飛空追趕，下文一概不知，以防萬一。隨即起身，往邊山趕去。

紅髮老祖在滇邊一帶威望極高，所居之地極易打聽。二人初生之犢不怕虎，竟到爛桃山登門求見。這時紅髮老祖雖信白、朱二老之言，不許門下爲惡，但是護短好勝，根於天性，終改不掉。二人因見前傷妖人無甚法力，因而看輕乃師，以爲區區山蠻邪教，哪在心上。自己還以爲是不願結仇多殺，善意相勸，滿心自恃。初到時，看見對方許多勢派，門人侍衛其勢洶洶，認定對方好作威福，決非善良，辭色大是不善。紅髮老祖聽門人報知，心已不快，因來人姓名從未聞知，無故來訪，辭色又如此倨傲，不知是甚來歷，爲了何事，想了想，姑命入見。二人見紅髮老祖居中正坐，門下好幾輩弟子侍立於側，更有八名侍衛，手持戈矛環立座後。自己以禮入見，也不起身迎接，祇把手微擺，令就旁座。其實對方一見面便把二人功力看透，知是末學新進。這還是因爲常和正教中人來往，恐有要事，奉命而來，纔有這點禮貌，否則相待更惡。二人以爲對方過於倨傲，強忍氣忿，冷笑就座。沒等詢問來意，便把門下妖徒淫惡行徑說出。正在昌言無忌，詳陳邪正利害之分，忽見衆妖徒面容驟變，好似動了公忿。上首一個身材高大、貌最兇惡的妖徒，立用土語向乃師說了幾句。紅髮老祖忽把怪眼一翻，立命拿下。上首二妖徒應聲而出，各放出一股黑煙飛來。二人深入虎穴，原有準備，也就施爲迎敵。衆妖徒見妖法擒不到

來人，紛將法寶飛刀放出。二人見對方主腦還未動手，單是門下妖徒，便大有能者，與日前所遇大不相同，纔着了慌。

原來紅髮老祖聽二人當面指摘他師徒罪惡，辭色又極不遜，已是加了忿怒。事有湊巧，前傷妖人共是五人，乃紅髮老祖的第二代徒孫，自告奮勇，去往貴州邊山中創教收徒。下山纔祇兩年，卻在外面爲惡。一般同門妖徒也常借他那裏作樂，一同隱蔽，頗得教祖寵信。自劫周女被方、元二人所傷，本擬敗逃回山，告知師長、同門，請了能手前往復仇。因在中途降落，行法醫傷，遇見兩位漢裝少女，又動色心，意欲攝去。誰知遇見殺星，二女俱精劍術，本就不是對手，心還不捨。正相持間，又飛來一眇一癩，兩個奇醜的少年女尼，竟與二女相識，一照面，便把五妖人一齊了賬。爲首一個妖人新近煉有元神化身，因是後死，對方把妖人看得太輕，沒有留意，僥倖保住生魂，遁回山去。妖人本身師父乃紅髮老祖愛徒姚開江，這次門人出外傳道，由己力請，事由犯規爲惡而起，應敵匆促，仇人姓名來歷全都未問。正想一面行法，祭鍊妖徒生魂，暫時隱瞞，等日後探查出先後仇人是甚來歷，再行設法報復，不料方、元二人忽然尋上門來。知道師父脾氣，處罰由己，祇要外人一說，立即惱羞成怒，何況對方又如此狂謬無理。事已敗露，索性把全部怨毒種在來人身上，便用土語告知師父，說五妖人祇不過各尋配偶，教規之所不禁，喫這人聯合同黨一齊殺死。適纔遁回一名生魂，說知此事，正要稟告，仇人已自投到。

這一來，紅髮老祖自然怒上加怒，忿火中燒。因自負法力高強，差一點的人遇上，覺着勝之不武，輕視來人，不屑動手，祇命衆妖徒上前，自然要差得多。二人去得冒失，臨機卻尚機警，一見形勢不好，大出意料，立打逃走主意。本身法力雖非紅髮老祖之敵，那幾件法寶卻大有威力。鬥不一會兒，便將兩件最厲害的法寶取出，一面迎敵，一面防身，冷不防突圍飛去。等紅髮老祖看出那法寶來歷，大喫一驚，知道門人決難取勝。正待變化元神，下手擒拿，人已遁去，忙率衆追趕出去。以紅髮老祖法力本可趕上，哪知剛追不遠，便由斜刺裏飛來一道青光，長虹也似橫亘天半，將路阻住。定睛一看，正是那法寶的主人，手指青虹，冷着一張怪臉，停空呆視，也不發話，祇不放過去。知道此是旁門散仙中惟一人物，脾氣古怪，有通天徹地之能，向不問人間事，不知怎會收此二徒。如與爲敵，立有身敗名裂之憂。此散仙又向不聽人分說，祇要出頭，便強到底，無可理喻，萬萬招惹不得。紅髮老祖又驚又慌，無可如何，祇得強忍忿怒，垂頭喪氣回去。青光一瞥即隱。門下徒黨也隨後追到，紅髮老祖推說沒有追上，悶悶回山，越想越氣。先以爲此仇萬不可報，又不便對門人說明，空自愧忿了好幾年。

這日出遊，路遇追雲叟白谷逸，無心談起受人欺負。追雲叟笑答：「這兩個老怪物行迹詭祕，我雖和你一樣算不出他們的動靜，但是他們決不會收這類徒弟。不能因來人用他法寶，便算拜師，我想其中必有原因。此人難得出動，上次許是正值出遊，適逢其會；也是你那幾個令高足背師犯規，該有此報。來人雖是狂妄，此時再去尋他，勝了也是羞辱，越做越無趣，就此拉倒了吧。」一面又歷舉那散仙的爲人和近年行徑心迹。追雲叟無心之言，意在諷勸。紅髮老祖復仇之心本盛，姚、洪二妖徒恰又隨行聽去，回山後師徒計議，再試一回，看那散仙還出面不。便令二妖徒四出尋訪仇人下落。本意法寶難敵，尋到仇人歸報，親往報復。

方、元二人逃時，不知有人暗助，始得脫險。因樹了強敵，不敢再在近處覓地棲身，又往回走，連經過好些山水，不是不合意，便有別的顧慮。最後在四川大邑縣西八十里鳳凰山中，找到了一處石洞，地極幽靜，相隔城鎮又不甚遠，便中還可修積善功，便住了下來。先防仇人追尋，輕易不出，行動極爲隱祕。一晃數年，並無朕兆，漸漸疏懈下來。因爲日久用功，道家元嬰也自煉就。日常行法閉洞入定，在山中神遊。先還是一人留守，日久元嬰漸固，時常結伴同出。又是一年過去。漸漸煉到嬰兒能攜法寶應用。眼看再有兩年，便可運用玄功，變化自如，瞬息千里，無遠弗屆，縱遇有人爲難，也無敗理。哪知仇人忽然尋上門來，二人事前毫無覺察。因山中有一仙樹場，住有二三十戶人家，年前遭受瘟疫，由二人治癒，救了全村性命。當地又有一株紫柏，大有十圍，亭亭若蓋，蔭被數畝，相傳乃古仙人遺留。又有清溪流水，近嶺遙山，嵐光樹色，相映成趣，風景佳絕。場上人傢俱都姓衛，世業耕讀，幼童甚多，設有公塾。每當夕陽在山，明月未上，村童放學，羣嬉於樹旁清溪白石之間，別有一種天真之趣。這些兒童又都家規極好，舉止不俗，山水靈氣所鍾，相貌多半美秀。內有一雙兄妹，年約十三四，更是聰明靈秀，動人愛憐。方、元二人閒中無事，每喜引逗羣兒爲樂，隔些日總去一次，習以爲常。去時，總是先往城市買些果餌，前往分散。被妖徒發現，也由於此。

二妖徒各帶一二門人，分作兩起尋訪。這一起共是三人，以姚開江爲首，還同有一個最工心計之妖徒秦玠。因知二人法力高強，惟恐難敵，先不出面，祇在暗中窺伺，終於探出二人所煉元嬰尚未十分凝固，不時出遊。便設毒計，乘元神他出之際，暗入洞中，把兩具法身毀掉，剩下兩個火候未到的元嬰，豈不手到成功？

二人因連日元嬰漸凝，連與羣兒嬉遊，均非原身。好在村人均受過救命之恩，知是神仙中人，見慣不以爲奇，又受過囑咐，不爲傳揚，相處已久。這日又是元嬰前往，正趕上最愛的兩小兄妹一時無知，各喫了一枚異果，雙雙死去。因未見有餘果，祇聽傳說，心

愛二童過甚，匆匆不暇查看，也認爲誤服蛇銜毒果，放下城裏買來的果子，便即飛回，取藥救治。路上二人忽然心動，元嬰飛行絕快，相隔又近，眨眼將到。遙望洞門大開，正有三個着紅半臂的妖人，兩個手挽自己人頭，由內急走出來，重將洞門封閉，隱伏在側。二人不禁又驚又痛，知道中了仇人的暗算，原身法體已落毒手；並還埋伏洞外，準備等元嬰回洞，驟起殺害。氣候未成，身邊祇有兩件法寶，用起來功力還差，回去必爲所擒。若不回去，一則元嬰正煉至要緊關頭，不能沒有法身；二則這等大仇，豈可不報？三則洞中還有法寶，此時倘被敵人得去，還能收回，如被帶回山去，經過妖法祭鍊便不能再爲己有。怒火中燒，憂危念切，情急無計之餘，忽然想起新死的那兩個兄妹，均是上等根骨，如能借他們廬舍回生，不特無害，日後還可報仇雪恨。事急無計，有違救他兄妹初心，也說不得了。念頭一轉，略微商議，重往場上飛去。

那家父母還當二人定能救他兒子，忽見飛回，心方一喜，二人已往二童的身上合去。當時回生，告以自身受了妖人暗算，法身已毀，不得不借兩小兄妹軀體一用，事完定有重報，並以法力度他兩個轉世重生。令勿張揚，以免仇人警覺，難於報仇。男的想起全村性命，皆二人所救，兩小兄妹又是本已身死，雖然心痛，還能忍住。女的婦人之見，平日又最鍾愛這一雙兒女，禁不住放聲大哭起來。

方、元二人剛借屍重生，法寶還未收回，見她號哭，恐怕仇敵到來，難於抵敵，正忙勸慰，說：「我暫借你兒子屍體一用，事後必令重生。」言還未了，倏地眼前人影一晃，現出一個小癩尼姑，心方一驚，耳聽罵道：「不要臉的東西！」二人臉上叭叭兩聲，早各着了一掌。當時覺着心魂搖搖，似欲飛揚，知道厲害。又值危疑憂懼之際，對方祇一掌便如此厲害，哪裏還敢冒失，各自收攝心神，連身縱向一旁。二人正待查明來由，相機進退，忽又怪風大作，一片紅雲疾如奔馬，由所居山洞一面飛來，顯見皆是強敵，愈發難於抵禦。互相使了一個眼色，慌不迭隱了身形，往斜刺裏破空飛去。飛出里許，回頭一看，適見小癩尼已化作一道金光，迎上前去，與新來的一道紅光鬥在一起，看去頗佔優勢。分明是佛門中有道神尼，既與妖人爲敵，如何又打自己？二人心疑適纔癩尼認錯了人，平白喫這一金剛掌，如非近來功力較深，幾乎被她把元嬰震出了竅。正在尋思，妖人已晃動妖幡，施展邪法，一時妖雲滾滾，邪霧迷茫，魅影憧憧，鬼聲四起，又有數十百道血也似的光華滿空交織，聲勢甚是兇惡。癩尼卻似未在心上，隨手發出神雷，霹靂連聲，震撼山嶽，金光也強盛了好些。

方、元二人猛想起乘着雙方惡鬥不解，正好收回法寶，前來助戰，以報殺身之仇，在此呆看則甚？心念一動，先疑妖人如此厲害，事前又似早窺自己虛實行徑，洞中法寶雖封

藏石壁以內，也許仍被劫去。及至如法收回，並無動靜，纔知藏處禁制多半未被破去。又以原來法體已毀，借人軀殼，又各自喫了一金剛掌，仍疑法力較差，不禁驚喜交集。飛回洞內一看，原身已爲妖火所化，法寶卻是封禁如故。雖然洞中頗多發掘殘破之迹，因藏得隱祕，禁制神妙，並未被妖人搜去。二人心中一喜，忙即撤禁取出，分帶身旁。殺身之仇，自是恨深切骨。又料癩尼初見動手，必出誤會，那兩件法寶又專破妖法，立即趕往助戰。纔一飛起，便聽前面震天價一聲大響，一道匹練般的金光挾着無數雷火，自天直下，比先前聲勢還要猛烈得多，下面妖雲邪霧，立被衝散。妖人似已受傷，兩三聲怪嘯過去，那三道紅光已由雷火中飛走，往西南方遙空射去，其疾如電，瞬息已杳。同時來人化一爲二，內中又多了一個小尼姑，也未追趕，就在空中對面交談了幾句，後來小尼姑便自飛去。小癩尼卻似停空相待，並未飛去。

二人見對方法力這麼高，既感相救之德，又想問明來歷，結一方外之友，仍朝前飛去。心還覺她不比自己離得遠，這類妖人理應誅戮，爲何聽憑逃遁，不去追趕？哪知自己也不是好相與，剛一飛近，未及舉手爲禮，便聽對方喝罵道：「不要臉的狗道！自己不能保身，卻強佔好人家子女。快將兩個軀殼留下，自去投生，饒你們不死！」二人聽口風不好，知道對方法力高強，先把遁光按住。話一聽完，見癩尼已作勢飛來，情知不是對手，祇得一面縱遁光，一面忙答：「道友休要誤會，容我二人說完，如有不合，再請動手如何？」癩尼竟是不容分說，開口先罵道：「放屁！我親眼得見，誰信你的鬼話？」隨說手一指，金光如虹，便已飛來。二人無奈，祇得合力抵禦，口中仍自分辯不已。癩尼竟似認定二人強佔幼童軀殼，非要還出不可，說甚麼也是不聽。二人雖然所用法寶出自仙傳，神妙無窮，一則對方有佛光護身，難於侵害；二則知道癩尼必有大來頭，先走那個同伴便非尋常，適纔所遭的殺身之禍便是以前粗心抗敵而起，方喫大虧，對方又非那左道妖邪，哪裏還敢再樹強敵。一味苦口分說，祇圖善求，不肯下那毒手。無奈對方功力頗高，初借到的軀殼久必難支，先頗憂急。嗣見對方也未盡量施爲，與先前和妖人對敵情景不類，祇是苦纏不捨。幾次想要遁去，均被阻住，好生不解。後來越鬥越往下降，已然離地不遠。那地方本離仙樹場不過二里，適纔惡鬥，村人俱都望見。先甚害怕，時候一久，看出不會殃及旁人，有那大膽一點的便趕往觀看。見雙方漸漸降低，因聽二人直向癩尼分辯，想起前恩，也壯着膽子在下面接口，代爲證實勸解。說二童自服毒果身死，二位仙長借的是已死之人。平日爲善，還救過全村性命，癩尼仍是不理，極口挖苦，話更尖刻。直說二童並不該死，二人不能保身，見死不救，反倒乘人於危，種種無恥，正經修道人哪有這樣？二人喫她挖苦得又愧又急，無言可答，一想對方之言並非無理。打是打不過，走又走不脫，祇是受欺侮辱罵，實在難堪。迫於無奈，正打算豁出捨了仙業，或是另轉一劫，或就嬰兒煉成鬼仙，將所借軀殼退讓還原，方問有甚麼法力使

二童復生，開口說不兩句，癩尼哈哈笑道：「想不到你兩個竟有天良發現之時，如等你們此時讓還軀殼，已是遲了，這一對好兒的生魂，已被我師兄帶回山去，另想別法重生了。我和你們打，便爲你這兩句人話，既知無理，能夠悔過，便宜你二人吧，我去了。」說罷，大頭一晃，連人帶金光全都隱去。二人急喊：「道友慢走！」已無應聲，祇得帶愧降落。

回到村中，見二兒父母已住了悲泣，迎上前來。見面一談，纔知二人初鬥時，二兒父母忽見又有一生相奇醜的小眇尼姑走來，二兒生魂突然現形。眇尼隨請覓一僻處談話，可是在場諸人無一見聞，料是仙佛臨凡。迎回家中，行禮叩問，纔知二尼一名眇姑，一名癩姑，乃神尼屠龍師太的門下。因奉師命去離此不遠的牛場壩有事，路上遇見方、元二人在鎮上買果子，看出他們是道家嬰兒。眇姑覺着二人元嬰未固，便出來遊戲人間，實在膽大冒失。身又不帶邪氣，未成道已喜炫弄，恐其將來狂恣爲恶，欲乘其未有惡跡以前，加以誡勉，並查看是甚麼來歷。眇姑自去辦事，令癩姑潛行跟蹤查看，相機行事。癩姑尾隨到了仙樹場，見二童身死，二人急往取藥。想聽村人如何說法，沒有隨往。及聽村人對二人甚是感戴，先頗暗贊。嗣一細查二兒，乃爲妖法攝去生魂，因是口角流涎，適有采食野果之事，因而誤會。暗忖：「此山勝境無多，除師父有一道友在牛場壩茅庵中苦修外，前來數次，均未見有修士寄迹。村人說前見二人在此隱修，已出意外，怎會還有妖邪在此潛伏？」立即飛起查看，發現二元嬰所去之處，有一洞府，邪氣隱隱。心想：「莫非二人便是妖邪一黨？」忙即追去。二人元嬰也正遇警飛回，彼此隱形，來去匆匆，卻未覺察。

癩姑快到洞前，看出妖人隱身洞外，正想掩住窺探。纔一落下，便見離洞不遠，有兩幼童生魂在陰影中掩伏，神情惶遽，並無禁制。弱小生魂被妖法擒去竟能脫逃，並還能抗風日吹灼，元神如此凝固，必是前生修積，可想而知。立即行法收入袖內，低聲囑咐，告以勿怕。妖人中姚開江最是性暴，久候仇人未來，竟忍不住和同伴說起話來。癩姑側耳一聽，竟是前見元嬰仇人，這纔分出邪正。見二人還未到，恐其誤入羅網，重又飛起，往來路迎回。遙見場上二人已然現身，趕往一看，二人似已發覺仇敵害了法體，正在借屍還魂。癩姑心愛二童過甚，老大不以爲然。無如到得稍晚，元嬰已與童屍相合。一生氣，當時現形。剛每人打了一個大嘴巴，見二元嬰未震出竅，正想數責追打。三妖人原是早把二童看中，當日準備攝了生魂再去報仇，以備回山煉法，一舉兩得。祇因一時疏忽，心想區區幼魂，又在風日之下，決逃不脫，便隨意收入身帶法寶囊。誰知二童根骨特異，生有自來。先時喫果玩耍，猛覺着命門一冷，身子被甚東西吸住，凌虛而起，哭喊狂呼，無人答應。剛瞥見下面倒着自己身子，父母村人紛紛哭喊，眼前倏地一暗，便

似被人裝入袋內，二童聰明機智，先疑已死。正在相抱悲泣，忽聽外面妖人說話，湊巧秦玠是漢人，不善土語，各以漢語應答，全被聽去，纔知生魂爲妖人所攝，正在惶急，欲逃無計，也是五行有救，擒他的一個妖人法力既差，人又粗野，入洞報仇時節，開囊取寶應用，事後不曾封嚴，出時又落在最後。

二童發現頭上天光透人，因聽外面風火及砍殺之聲，不敢就出。在裏面待了一會兒，纔壯着膽子鑽出，逃得恰是時候，那寶囊又是懸在妖人腰側近股之處，二童容容易易便自脫出。覺着外面風力猛烈，日光如炙，萬分難禁，迥異尋常。但知性命關頭，強自忍受，由妖人身後乘其未覺，急匆匆遁入左近密林之中藏起。此處，日光不到，雖覺好些，風力仍是厲害，祇得沿着樹林緩緩往回路掩逃。二童先還想着仙人能夠除妖，救他們回生去見爹孃。嗣又聽出二仙已爲妖人暗殺，還要滅他們元嬰生魂，正在驚悸惶急，眼前忽又一暗，便喫癩姑救走。

同時三妖人也談到今日攝此二童回山，便可背師煉法。內中秦玠最鬼，見同行妖人寶囊露口，怪他大意。妖人名叫烏隆，本與不和，冷笑回答：「這不比道家元神，日光之下怎會遁走？」秦玠道：「這事難料。我看二童異常機警，根骨又厚，我們說話必被聽去，豈可大意？」妖人還在爭執。姚開江說：「你不會試看一下？本該謹慎，你祇強爭，有甚意思？」姚開江是大師兄，法力最高，性情又暴，妖蠻人人敬畏，不敢違逆。聞言，正氣忿忿想將生魂抓出，與秦玠查看，再將囊口緊閉。行法一抓，竟已遁走。三妖人又用妖法試一收攝，並無迴應。心疑烏隆粗心，初攝到時已被滑脫，心中不快，便令重往攝回。秦玠道：「仇人道行頗深，我們燒他們原身，嬰兒便有感應，如何經久不來？二童生魂又得而復失。此事奇怪，莫要被他們鬧鬼？師父所說法寶，一件也未搜到，也許隨帶嬰兒身上，俱說不定。事尚可慮，我料他們必已發現我們，村中現有兩個新死童屍，兩小生魂不能自行歸竅，正好給他們應用。我們不合自留破綻，烏隆不是他們的對手。乘着擒回生魂，一同去吧，省得守株待兔，弄巧被他們借了軀殼，或是尋來能手，還喫暗算呢。」姚開江連聲應是。三妖人立即飛起，隔老遠便看出二人正往二童屍上合去。不禁又急又怒，立顯神通，施展邪法，加緊追往。眼看到達，癩姑發現來了妖人，立捨二人，迎殺上去。鬥到中間，已佔上風，眇姑也已趕到，一照面便將妖人驚走。癩姑還要追逐，眇姑阻住，說：「適見所訪師執，已由空中查知一切因果。命將二童生魂帶去，不必追究。」說罷，要過二童生魂，便去見他們父母，告以二童與方、元二人前世夙孽，應以身償，因果已了，仍轉生你家。現將生魂帶往別處，等其降生之日，當即送來。又以法力使二童現身，暫時拜別父母，婉言勸告。二童父母悲喜交集，知是前生因果，不過再遲十月，便可重生。又聽生而能言，夙因不昧，將來還有仙緣遇合。事已至此，祇

得拜謝允諾，聽其攜去。

方、元二人聞言，知道癩姑借此儆戒私心自利，並非惡意。現在形迹太露，當地已不可居，祇得另覓名山居住，日夜勤修，欲報前仇。哪知妖人也恐他們道成難制，不肯甘休，糾合黨羽，到處搜尋。又惡鬥了幾次，未見多大勝敗。最後妖徒未來，卻約了一個極厲害的人尋上門來。眼看危急，恰值屠龍師太師徒三人路過，癩姑一見是他倆，告知師父，一同相助，將那妖人除去。二人隨往登門叩謝，常共往還，反成了莫逆之友。中有一別，隔了六年，癩姑路過相訪，人已不見，從此不知下落。